

從一個冬瓜到舉國浪潮

——一九三八年香港小販發起「義賣救國」行動

梅 毅

一把秤桿，三個冬瓜，卻掀起「義賣救國」熱潮。

一九三八年盛夏，濕熱黏膩的香港街頭，瓜菜市場的瓜菜販丁炳南，他看着報紙上日軍鐵蹄踐踏國土的報道，眉頭微蹙。緊接着，一個樸素的念頭閃過，丁炳南擦拭着冬瓜上的泥水，鄭重寫下「抗日救國，義賣捐獻，每元一斤」的紙條。在一車冬瓜售罄後，他毅然而然地將當日所得款項全數捐獻支援抗戰。令他自己都沒想到的是，他這僅僅是自己能為國盡一份微不足道的心意的舉動，就像落入乾柴的火星，短短數月間，從菜場到茶樓，從報童到人力車夫，香港街頭捲起一場奇特的「義賣救國」熱潮，如星火燎原般席捲全國。在民族存亡之際，香港底層商販的竹筐與貨攤之間，迸發出前所未有的家國力量。

丁炳南，是那個時代無數普通香港市民的縮影。他沒有政治背景，亦非富商巨賈，日寇步步緊迫的現實，卻使他無法獨善其身。當香港報紙連續刊登國土淪陷、同胞蒙難的報道，街頭議論着前線戰士缺醫少藥的消息，一種樸素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情懷在丁炳南心中奔湧。他或許講不出高深的救國理論，卻深知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能出一分力是一分力。他的操作方式異常簡單卻具號召力，瓜果蔬菜照常出售，但價格由顧客憑愛國心自由支付，遠超市價部分悉數捐獻救國。這種讓渡定價權的方式，將日常交易昇華為參與者共同的愛國儀式。購買者購買的不僅是一個冬瓜，更是公開表達愛國立場、贏得社會讚譽的機會。

丁炳南的舉動迅速被香港進步媒體捕捉。媒體敏銳地意識到其巨大的象徵與道德感召力，不吝版面大加報道。丁炳南本人和他的冬

瓜，成為一種強大的動員符號——「愛國不分貴賤，人人都能出力」。這極大地激發了普通市民的參與熱情和仿效意願。擦鞋童子捐出五百枚銅板，衣衫襤褸卻高呼「抗日事大」；七旬老嫗跪地拆解裹腳布，取出珍藏銀元獻作「子彈費」……一種超越階級的愛國共同體悄然形成。

丁炳南的菜攤，如同投入時代洪流的一顆石子。沒有政府指令，沒有精英號召，中環、鵝頸橋的瓜菜販次日便集體響應。緊接着，街頭的花童高喊「愛國鮮花義賣」，旺角的鮮魚行在碼頭高舉「義賣鮮魚助軍餉」橫幅，報刊陸續推出「榮譽廣告」版面，酒樓茶室五行商會更是推出「救國宴」……不到一個月，義賣風潮從瓜菜行、鮮魚行蔓延至報業、茶樓、百貨、娛樂等數十個行業。一股難以遏制的愛國暖流在一個月內席捲香港。這場由底層民眾發起的「義賣運動」，在短短一個月內籌款逾一百萬港元，相當於當時三千名工人年薪總和、兩百架戰鬥機的造價，創造了抗戰募捐史上的奇跡，最終如江河匯海般湧向抗日前線。

當港英當局試圖以「擾亂市價」叫停時，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迅速介入，將零散義賣納入「八一三獻金」國家運動，創建「義賣日」制度，設立中央記賬處公示款項。至此，小販的筐篋變成國家募捐箱之一。各行業行會制定詳細規則、統一標識、監督募款去向、公示款項明細，五行商會更是建立「義賣稽查隊」，嚴懲舞弊，極大提升了公信力與效率。

香港義賣的影響力沿着貿易網絡輻射四海，在全國激起層層漣漪。一九三八年九月，重慶瓷器口碼頭出現「香港模式」粥攤，三天

籌得法幣兩千元；至一九三九年底，全國二百八十七個市縣登記在冊的義賣活動超萬次。各地義賣雖形式各異，但都閃耀着愛國精神的光芒。國際鏈條悄然成型：灣仔裁縫阿英將旗袍義賣款，經僑批局匯往紐約僑團購置止血繃帶；旺角金鋪老闆抵押三根金條，換成外匯購買雲南前線急需的奎寧；美洲《少年中國晨報》記載，一九三九年舊金山華僑收到的香港募捐信平均每月四百封。香港大學檔案庫一卷一九三九年的審計報告顯示，當年全港小販義賣總額的百分之六十二通過隱秘渠道匯出境外購買物資，真正構築起「四兩撥千斤」的抗戰供應鏈。

一九四一年日軍鐵蹄踏進香港時，小販義賣也並未因此消亡。他們沿街流動售賣「愛國糖」，包裝中藏着抗戰傳單；「愛國粥舖」在深水埗暗室營業，所得款項經密道輸往東江縱隊……這種草根韌性再次證明：那些最早在冬瓜上貼起義賣標籤的小販，早已在不經意間為

中華民族的抗戰意志熔鑄了一具堅強的民間鎧甲。正如陶行知題詩所言：「南海有義賣，高風可崇拜。富翁學窮人，中國不會敗。」這場始於小販冬瓜的運動，終以超越階層、國界的生命力，為抗戰注入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動力。

從深水埗菜攤的吆喝到重慶報童的「榮譽廣告」，從一元一斤的冬瓜到百萬巨款的凝聚，「香港義賣」譜寫的是一曲由小人物創造、全社會共振、兼具草根智慧與制度韌性的壯麗戰歌。它深刻地詮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來不是空洞口號，它可以具象為一頓飯、一份報、一條魚，乃至一個帶着泥土芬芳的冬瓜。而當商業的齒輪被愛國的信念驅動，也能迸發出改造歷史的磅礴動力。這種誕生於市井煙火，成長於商業叢林，最終熔鑄於民族血脈的抗戰精神，是香港史冊上光輝奪目的一頁，亦是人類面對強權時展現不屈意志的永恆見證。

義賣的硝煙早已散去，但街頭小販的精神火種仍迴盪在歷史長廊：堅實的民族脊樑，有時無需鐵甲槍炮，只需一個烙印愛國靈魂的冬瓜。八十七年後的今天，當國際局勢再度波譎雲詭，這段歷史提醒我們：民族生命力的真正密碼，往往藏在市井中那些帶着體溫的銅板，和普通人挺直的脊梁之中，最堅韌的國防線，永遠築於普通人的掌心。

◀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廣場上的雕塑。 中新社



猖狂的偷車賊



柏林漫言
余逾

向盤、車標，花樣繁多、手段高超，真是「大開眼界」。

柏林很多公寓的車庫是這樣的，車進大門時會有個手動遙控，人在車裏按一下遙控，車庫門便會打開。而出門的時候便比較「原始」，是拉動車庫門內的一根繩子「開關」，車庫門便會打開。這便意味着小偷可以悄悄跟着車進車庫，然後拿着偷的東西拉個繩兒便可以逃之夭夭。

於是，車庫裏最常見被偷的便是車標。不管是像個小雕塑一樣凸出的車標，還是鑲嵌在車引擎蓋上的，都容易被撬走。

其次被偷得最多的便是車胎。德國的大部分車都有夏胎和冬胎兩套輪胎，所以總有四個輪胎閒置。有的車主會把換下來的輪胎放在自家車位的角落。這可方便了小偷，有一次朋友小區的車庫就這樣被偷了八隻輪胎。當然了，那種自己帶着千斤頂來現場把輪胎卸了的也不是少數。

除此之外，車燈也是時常被偷的東西。更有甚者，心大的德國人忘記鎖車門，回來「驚喜」地發現方向盤被偷了。

在德國，一般車庫裏還會有個

自行車間。冬季人們自行車用得少的時候便會停放在這裏，不佔用公寓的室內空間。都以為自行車庫更安全，大錯特錯。如果說小偷是車庫的常客，那麼自行車間他們也絕不會放過。

車鎖？好像從來不是小偷偷自行車的障礙。有德國朋友曾經說過，你買自行車的那一刻便要為它被偷作好準備；如果非常不希望它被偷，那麼請準備不同材質不同原理的三種鎖。

然而，即便是三種鎖，也攔不住偷車賊。偷不了車，他們可以把龍頭拆了、把車輪卸了偷回去賣錢。有時候你在路上看到只剩一個架子的自行車，也就明白發生了什麼。

兒童車，小孩的滑輪車就更不用說了。有時候家長喜歡把兒童車、滑輪車甚至兒童推車就放在公寓門外的樓梯口或者走廊，一夜之間一棟樓裏童車集體消失，也是時常發生的。

接下來便是報警。警察來詢問，筆錄，甚至會有刑偵警察來取指紋。然而，絕大部分的情況都是不了了之，這些自行車、車胎都不大可能被找回來的，因為大概率早就被小偷們運去東歐黑市賣掉了。

偷車賊真是防不勝防，所以在柏林自行車偷竊保險的費用也不低。特別是如果這一年被偷索賠以後，後面一年的保費還要猛漲。買還是不買，真是個傷腦筋的問題。

柏林人至今還沒有找到「如何不丟車」的完美方案。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大學中文系，難怪說一口標準普通話。小寶畢業後回到包頭母校任教，剛好碰上新疆到當地招聘教師，「我想去新疆看看，所以就報了名，結果被錄用，簽了三年合約」。包頭距離新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三千多公里，小寶到克州阿克陶縣一所中學教高中的中文。「我原來只想在這裏做完三年就回內蒙古，但機緣巧合被調到縣團委，後來又調到縣委宣傳部，現在已經結婚，算是在新疆落戶了」，小寶的老公是和她同一批從內蒙古來疆的夥伴。

小寶由援疆變成留疆的故事，聽起來有詩和遠方的浪漫，但其間遇到不少困難，最初教維吾爾族學生的中文課時，溝通有一些難度，壓力很大。還有對生活環境不習慣。阿克陶縣地處帕米爾高原東麓，大部分山區在海拔四千至五千米，小寶說每次因為工作需要到這些山區，都會有高原反應。這次我們香港新聞聯一行來到海拔三千六百米的喀拉庫勒湖，我頭痛難受，走路要慢動作，好在車上備有氧氣罐。「現在我已經習慣這裏的生活，喜歡我的工作，我的家就在這裏」，小寶代表阿克陶縣委宣傳部接受我們致送的紀念品。

我們在烏魯木齊和喀什也遇到好幾位「留疆」人員，有來自南方的大學教師，有媒體人，還有從其他省到新疆上

大學的年輕人。喀什自貿試驗區商務中心的解說員小林長得像南方人，她自我介紹是從甘肅考到新疆上大學，去年畢業後留在喀什工作。顯然，新疆不僅以其大美的自然風光和燦爛的人文風景成為遊客的天堂，而且更以其巨大的發展潛力，吸引新一代年輕人來疆、留疆工作，追尋夢想。

新疆自然資源非常豐富，是我國重要的優質棉花生產基地，棉花產量佔全國九成以上。新疆油氣產量連續四年穩居全國首位，克拉瑪依油田是中國最早開發的大型油田之一。在中央大力支持下，近年新疆的產業朝多元化和高科技方向發展，在石河子國家經濟技術開發區展覽館，我們看到釀酒、乳業、紡織等傳統產業發展蓬勃，亦看到高端非金屬新材料業集群，包括光伏新材料、半導體新材料、有機硅新材料、特種玻璃等，還有電極箔、鋁電解電容器、人造寶石等等，形成產業鏈內循環。在喀什自貿試驗區商務中心，我們看到應急通信偵察無人機生產基地、鈮鈦磁鐵開發加工產業、鉛鋅冶煉加工產業、崑崙玉石產業等等。這些行業企業都需要人力資源，特別是各種專業人才。現在內地每年有一千多萬大學生畢業，就業形勢壓

力山大，而天山南北這麼多企業和機構，肯定有不少可以讓年輕人追夢的機會和有志者英雄用武之地。

其實，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就有不少內地其他省市大學畢業生自願到新疆和西藏工作，為當地的經濟建設、社會發展以及民族融合貢獻力量。筆者有幾位大學同學當年結伴報名去新疆工作，畢業離開武漢之前，為了能適應新疆的寒冷氣候，他們堅持洗冷水澡、每天跑步鍛煉身體。其中有一位同學留在新疆工作近四十年，成為當地文化界領軍人物，聽說前兩年在市政協領導崗位上退休。

更早的留疆一代，當屬五十年代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官兵。我們參觀了兵團第八師石河子的軍墾博物館（原址為新疆第二十二兵團機關辦公樓），館前廣場陳列一架綠色舊式雙翼機，機身有王震將軍題寫的「軍墾農航」。我們這一路上見到的新疆宣傳部門工作人員以及《新疆日報》、喀什融媒體中心的同行，就有好幾位是建設兵團和早期援疆幹部的後代，他們以「疆二代」、「疆三代」自稱，流露出對這個身份的自豪感。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新疆的繁榮穩定，是全國各族人民七十多年來共同努力奮鬥的碩果。新疆的魅力無限，一代又一代留疆人才和一批又一批援疆幹部，是一道最美的風景。小寶和小林是新一代新疆人，祝她們在這片古老的東西方文化融合的土地上，描繪新的生活畫卷，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為新時代中華文化多元一體作出貢獻。

（三之三，完）

◀石河子新疆建設兵團軍墾博物館，前身是第二十二兵團總部辦公樓。

作者供圖



鮮甜「薄殼」



客居人語
姚船

遠在新西蘭的潮籍文友傳來視頻：苦瓜薄殼湯。

這是潮汕地區一款夏日常見湯水。苦瓜的甘與薄殼的鮮互相呼應，天氣暑熱，喝一碗，清爽解渴。

薄殼，生長於灘塗海灣，主要產於潮汕地區和閩南一帶。其個頭小，比指甲略長，屬蛤類，因殼薄如蟬翼，一捏即破，故名「薄殼」，也被稱為「鳳眼蝦」或「海瓜子」。每到盛產期七八月，潮汕地區的街市隨處可見。別小看其肉只有花生米大小，其味鮮甜可口，價廉物美，有「平民美食」之稱。

薄殼在水下的岩石、泥沙中生長，其吐出來的黏液與海藻和泥土纏在一起，形成像葡萄般一串串，所以漁民潛水撈起以後，要把附着俗稱「薄殼錠」的東西去掉，洗淨後上市。當然也有連「錠」一起賣的，只是價錢更平。

小時候在故鄉城市，我寄居在親戚家裏。小巷交叉着一條販賣魚肉菜的橫街，有上百攤位，人來人往好不熱鬧，尤其是黃昏時分，魚販用單車、板車運來從抵岸漁船上買的魚鮮，令小街瀰漫着一股濃烈的魚腥味。

我們住在一幢大廈四樓，雖然上落不大方便，但大人喜歡自己上街市，只有單買蔥蒜、芫茜之類的東西，才支使我跑腿，惟買薄殼時有例外，間中也叫我單獨提籃前往。因為其價錢便宜，一毛錢左右一斤，不怕小孩被呃秤。

原來薄殼也有雌雄之分，公的肉為白色，母則呈橙黃色，較吸引，但買時不能挑選，由販賣者用手捧起過秤。我沒經驗，只看有沒有鄰居大嬸在買，就跟着她選那一檔，或者看人多的攤位就擠進去。也許當令之時薄殼都肥美，所以買回來往往令人滿

意。

別小看薄殼不起眼，其好處有點令人意想不到。除了入口味美，因其含有蛋白質、鐵和鈣，對降心血管疾病，調整血脂有益外，還能平咳平喘。且其殼磨粉，可作飼料添加劑；燒成灰，可用於建築。

薄殼的烹調方法多樣，可炒可湯，都簡單方便。蔡瀾先生曾在其博客提及薄殼炒法：把辣椒絲、蒜泥炒香，倒入洗淨的薄殼，再撒下「金不換」（又名「九層塔」）。大火爆炒，待薄殼開口，即可盛出，此時口味最佳。不要放鹽，因怕其殼過早打開，薄殼肉變得乾癟。

金不換和薄殼是絕配。此時，用筷子夾一粒薄殼送入口中，用唇一吸，金不換的香氣和薄殼的鮮味迅即在口腔迴盪，令人味蕾躍動，食欲大開，吐出外殼，又夾了另一粒往嘴裏放，就像嗑瓜子似的，一粒接一粒，

欲罷不能。

至於薄殼滾湯，多配苦瓜、絲瓜和黃瓜。當季瓜果與時令薄殼結合，令鮮美味道更勝一籌。還有薄殼米粉湯、薄殼裸條湯等等。也有人把薄殼煮熟後取其肉，俗稱「薄殼米」，再用來炒蛋、炒肉粒，花樣繁多，隨心所欲。

薄殼也可生醃。把鮮薄殼用辣椒、魚露醃漬，就成了鹹薄殼。味鮮鹹，用來佐粥，開胃。以前窮苦人家，一小碟鹹薄殼就是一餐的配菜。

近年，隨着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廚師們巧思百變，薄殼的食法也更多樣化，還現身於高檔酒樓，從大眾化變為雅俗共賞的美食。當然，萬變不離其宗，都會保留薄殼的鮮甜。

薄殼是故鄉美味，可惜加拿大遠隔重洋，難得再享受，唯有看視頻而回味。